



論語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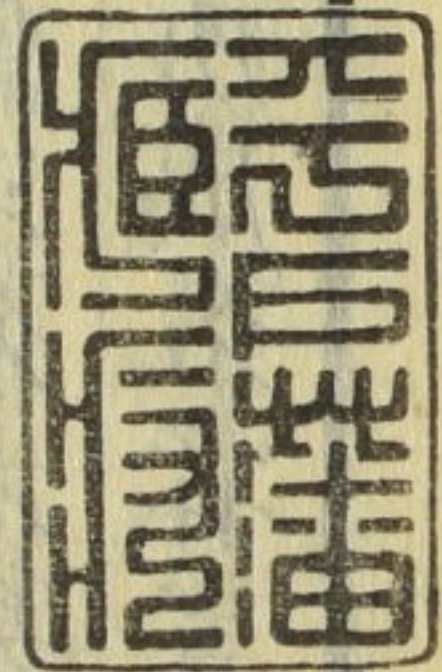
五

□ 12
917
8





論語繹解卷之五



子罕第九

日本

平安

皆川愿伯恭學

此篇承前篇之言至德專述夫子遁世不悶而深修德然如於其道則又未嘗不欲以仁諸世也是故其勸誘示方尤極諄諄也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者語其常之所無者而特偶有之之辭也與與及也篇首先錄之者以見夫子處世絕無較利之念也子罕言利者言世人率多言利而夫子言之絕少

也與命與仁者言雖罕言利字必與命而言之不則與仁而言之矣與命言者蓋易云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類是也與仁言者如曰知者利仁者即是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達巷黨名五百家為黨黨人不記姓名者蓋微者也或曰人名未可知孰是特添謂門弟子四字者以其語旨關於夫子之門所為教之義也執者猶執禮之執言執以為教人之藝也

此又言夫子絕無求名希譽之念也大哉者大其德也博學而無所成名者言夫子於諸藝事無所

不學而以教人未嘗以其中有一長聞於人故曰無所成名也此與前篇民無得而稱焉之旨同也但黨人之謂為大者蓋唯以無所成名言之此為差異耳夫子傳聞之自嫌其居大因是謂門弟子之言自謙以解之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者蓋以黨人之言謂之若反嘲其無所專執者因曰若有人問汝以吾何所執為教則汝當答之曰吾執御也蓋射以傷物為志御以執轡如組為技有似御民人之道者故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

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麻麻布冕冠之最貴者古冕用三十升細麻布為之

八十縷為升三八二千四百縷也古者布幅廣二丈四寸是每寸縷百也純純絲為帛也麻功繁而絲粗於細麻則為功省禮臣見君有事於堂上君賜則臣降自西階下北面稽首再拜君使小臣辭則升堂又稽首再拜乃成禮

此見夫子於藝不近名之概者故錄之也麻冕為古禮之所用而夫子之時人皆用純是推其意蓋謂其繁功之飾為富貴者所為已不宜為之者乃儉也吾從衆者言雖古禮所無而從之也臣拜君賜之禮未有不下堂輒拜堂上者而夫子之時人皆輒拜堂上吾從下者言拜堂下也蓋夫子既不

欲以知禮自標異又不同衆以害道唯義所宜是故不唯於藝不近名而其於禮亦然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絕者於其物相接連之處斷去之之稱毋

者禁之未然之辭意者料擬彼志之所法而以與之應之稱必者以其成定之於未然之稱固者執往絕今而不復通變之稱我者置已著於人之心以行焉之所稱也

此夫子脩德自慎之四戒而前第二章中所云無所成名之所本由者矣絕四者言於意念接續之處將有此四者則自抑斷之也毋意者以意妄操懸斷則事多有矯誣冤枉之弊故也毋必者執事預決於未然則必或有蹉跌不中之變也毋固者

物固多端理亦不一未可執已以概人也否則遺善必多矣是故戒之也毋我者我得立者皆由於人爾人蔑我遺我者彼情當有之事矣而我肆然自恣不復顧忌是乃蔑人遺人之行矣君子固不欲以已加於人故夫子戒之也大抵意必固我四者皆是驕矜不遜知有已不知有人者之所為行夫子所以絕之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畏謂不與遇而奔也禮檀弓云畏厭溺不弔畏字蓋與此同奇齡云按春秋

傳公侵鄭取匡在定公六年是時季氏雖在軍不得專制凡過衛不假道反穿城而躡其地其令皆出自陽虎是虎實帥師當侵鄭時匡本鄭鄙邑必欲為晉代取以釋憾而匡城適缺虎與僕顏尅就其穿垣而入之虎之暴匡以是也至十五年夫子過匡適顏尅為僕匡遂以為虎而圍之則匡是鄭邑此明自可據者惟漢後儒者皆不考也今按此說據左為有明證當從為是矣文王謂周文王也文王蓋嘗演周易而易實為當名開物以昭人文于斯民之作也然周室既衰道廢德壞及至夫子時易道堙晦彖爻之義皆已莫之能識矣唯夫子以天縱之聖絕緒脩壞道繫辭傳乃為是作也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所謂文者乃指易道而言之也又按詩禮之屬亦周公之所述文王之文德也然彼皆有文字器物矣若曰指詩禮稱云斯文則如詩禮不得月後死者不得與也蓋以其文字器物見存在于世而如易之文則自非通人達材不可可得識故也

此乃夫子唯於天命則明見篤信以發之言者編

者錄之此以見君子至任道之我言命之必則與前章應入接物之用四毋者不同其義也未子畏於匡之時有此語料應其與諸門人共謀潰其圍而奔之時也文王既沒者言文王不可復起也文不在茲乎者言不得不日文止在茲他處皆無所在也天之將喪斯文者言天意若欲使斯文喪而無傳也後死者謂後於夫子之死而生者也夫子欲不與拒戰而以脫其所圍先自以死為分故以後死言也不得與者言不得與聞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者言天佑斯文則夫子之命

乃斯文存亡之所繫天固祐之矣此豈匡人所能制者乎此又與此篇首章言利與命之旨其義正同者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宰云子

云吾不試故藝太宰官名先儒或曰吳或曰宋郝敬曰此吳太宰幹也左傳哀公十一年會于橐臯吳子使太宰幹尋盟公使子貢對以免又子貢嘗適吳故知此為吳太宰毛奇齡曰太宰是吳太宰史記哀三年孔子過宋遭桓魋之難是時焉得有太宰往來之事縱者任其擬脫而進之稱聖者達於天德之名宰宰字子開一字子張蓋亦嘗有與聞夫子多能之故故併記之也試者謂以所欲大用

於彼而小驗其能否於此也

此章以明夫子多能又有所為而非其志也太宰不知世所稱聖者其因何稱者也而以爲恐是多能者之稱故其問若此子貢之答云固天縱之將聖者言天縱長其林將欲遂至聖域也又多能也者蓋子貢亦不以多能爲聖之事故辭別其事也夫子聞之云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者其意亦不欲當聖德之稱但因其言多能以解之也言太宰吳人也而豈知吾少時之賤故以多能鄙事笑之乎多能鄙事者多能爲鄙人之事也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蓋以子貢尚有以多能爲羨之意爲非故爲言之也言君子之爲其德多能而後得之者乎尊德性道中庸是非可以多能得之者故曰不多也牢云吾不試故藝言我不爲上所試用故不得稱成而上之德而徒以成而下之藝見稱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擊空曰叩如叩鐘叩戶之叩兩端者凡物之義必有兩端君臣父子長幼夫婦及彼我之類皆所謂兩端也竭者不留其餘之稱也

此爲與前夫子自謙非聖其旨相類故錄之者而夫子之意乃自謙無知且因以明知之方也言

吾豈有知者乎哉亦無知也耳譬雖一鄙夫之所
疑而方其來問之時則吾中亦空空如也此豈非
無知之證與但我獨能就其所疑問之事有兩
端細叩其可否以竭其隱情然後是非始明善惡
始知是以似乎有知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鳳靈鳥古聖帝在位鳳鳥

時至伏羲世河中有龍馬負圖而出皆聖人受命之符也吾已矣夫言吾道不行已矣夫

此章與前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者其旨相應
且明夫子為其道則未嘗不欲其行於世也吾吾
道也蓋夫子之道於前古列聖之業已集大成之

矣是以其道浩大與天地同化是以自非如上古
其德致鳳凰來儀若致河出圖之聖人復出恐其
莫能知其道之至善而以用之矣故曰吾已矣夫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
之必趨齊衰者周親之喪服以蘘麻布為之衣曰衰其布功至粗狀如次草為之曰齊冕冠之貴上曰衣下曰裳刺繡為文章貴人之服禮大夫以上皆冕服瞽者樂師趨者不敢抗敵而以成彼之尊也

此見夫子敬崇禮樂之誠信而不惰也夫子敬有
禮者敬業樂者而其少者或似可不必為之起作
者而夫子敬崇固在其禮樂不在少長是以雖少
者見之必作過之必趨按此亦乃至德之餘意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喟然，嘆聲也。彌者，語物滿十分之辭。堅者，謂彼中有所持而難拔也。瞻者，目當其所出而以承之。發之稱也。循循然者，言物之所取道不離此而行也。誘者，動此以令出從其道之稱也。罷者，引以退於其位之稱也。卓者，以承我而距當於彼之稱也。末者，語其所承此之處絕此之相逮之辭也。

此顏淵之好學及夫子之善誘。此言兩足以深見其美者，故錄之也。仰之已下數句，蓋凡君子之事其智法天，其禮法地，易所云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即是也。是以顏子常想設君子之德象以著

之於其前，而心常崇仰其德，尋鑽其義，日仰日鑽，彌覺其高難及，彌覺其堅難入也。瞻之在前者，初見所當從者，常在外也。忽焉在後者，及往從之，而其所當事者，反藏在己心也。並皆言己盡心學而難到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者，言夫子之教導善，因其弟子材所能及者，設之方，以令其進造之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解詳於前，欲罷不能，既竭吾才者，言學之之難已如前言，是以欲自罷其學，而夫子已博我以文，文著乎中心，而知其罷之之甚不可也。則又不能罷去，雖然彼彌高之德，彌堅之

義則觀已材力既竭竟難及之也如有所立卓爾者蓋謂不唯不能罷去而更有所望之蓋夫子約之以禮之故也欲從之末由者言是以非不欲往從之而所由之道已絕故未能從之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疾甚曰病門人未子之門人詐者姑構虛言塗隙以濟之之稱也此章以見夫子忠實不欲外飾虛榮之志也子路使門人為臣者蓋夫子嘗為魯大夫子路恐其不

謹治喪事無臣則喪事無所委任且欲其葬視士庶加隆以有臣故使之也久矣哉者夫子因此槩其素行以意之也吾誰欺欺天乎者言夫子已去位無臣衆所共知而今為之者豈欲使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者言予意見訪以其稱死於門人之手與死於臣之手也則無作曰寧稱死於門人之手之答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者言無臣則無榮葬然縱其如此予已有二三子則此豈死於道路之比乎又何耻之有子路則能知夫子平日好無

虛妄之意者而今忽為如此是平日之言皆詐也故曰久矣哉行詐也且子與其死之二語即以子路所能得知者言以責之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者藏之內而俾不見之稱匱者藏

玉之匱藏者深置以著諸其內之稱價者謂程物之值也沽者招致價者之至我止而待之之稱也

此章子貢惜夫子脩德無所見于世故有斯問者而因夫子答之君子遯世无悶之義見焉而其曰沽之哉者亦乃君子冀道之行之意寓焉故錄之也言夫子之美德譬猶美玉夫子之無所願於外

者譬猶韞匱不知其韞匱終藏之者乎豈若其以見諸人以求善賈者而沽之之為善耶蓋子貢未能達夫子行藏之旨故問之也沽之哉沽之哉者夫子之意甚不以其藏為可也我待賈者也者言使我果有斯美玉我則待賈者也蓋待賈者即沽夫子之意以申言其義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九夷者郝敬以為九言其種雜而地遠也按秦策云楚包九夷又方千里則似近楚之地俟後考陋者與中等比更覺其劣者之稱也

此夫子不唯無希世之心如當時之薄俗則又厭

之故欲居九夷也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君子居之施教化俗道得中正則未可以陋目之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按夫子自衛反魯在哀公十一年年六十有八矣樂者詩三百也三百篇所為教化之善具者其來尚矣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殷周之盛益脩其道增廣教化周語云王使公卿至列士獻詩者艾治之王斟酌焉所謂治之斟酌之者謂輯衆詩之言論其義之先後以定之次序以成編列蓋德者志之積而言之順也順其辭積其志以教習之則其義漸漬而德成乎中矣故詩莫重於序次歌之以和聲奏之以八音所以平其氣和其聽詩志易入也是故樂所重者先後次序為之最矣又詩有風有雅有頌風以施之庶民故徒歌以其土音不備琴瑟蓋亦出不得已者也故仍首之以二南歌之以琴瑟所以見其正也至於雅頌則八音皆備樂之正也夫子以其義之所全者稱故不言詩而曰樂也以其物之

所正者稱之故不曰風而曰雅頌也

此見夫子常有志施教化俗者以承前章言變夷成華之旨以錄之也周道已衰教具荒壞古詩散亡於是太師或採當代之歌補之闕脫而論列不精率失其所未足以見至德之純也夫子生乎衰周之季哀大道之將墜於是因其所傳論校其義葺正其序蓋論次久之稍定故曰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也

○子曰日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勉者既出致之而尚鼓其餘之稱也

前章之詩樂乃博文之事故此承以約禮之事也
公卿貴者也父兄尊長也事之者言為之執事也
喪事慎終之至大者但哀毀之際四肢困憊勞瘁
難任非以勉強則事易致脫略而難盡至誠後多
懊悔矣夫子乃以其困憊之餘至周至密必盡情
誠故曰不敢不勉也不為酒困者言飲酒過度則
氣血虛耗精神越散平日所勝任亦以其困怠而
廢矣夫子預自戒之飲不過量以慎其身也何有
於我者言能此四事則我任恰盡矣更何罪過有
以加於我身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為狀者之稱也詩鄭風十畝之間篇云十畝之外桑
者泄泄行與子逝蓋亦稱去德流不舍日逝又逝猶
往也夫子嘗稱與其進也不保其往也凡逝往之義
並皆稱之於其與道德相離而遠邁者乃知此稱逝
者亦仍其意也舍者謂行間而放置之也不舍者不
自舍其身者不舍晝夜者言其不舍者不唯晝不
而夜復不舍也

此夫子嘗遊在川上觀其流水而發此言者而門
人從遊者知此其警戒之旨故錄傳之而編者為
與下好色之語相映先置之于此也蓋人之去德
從慾離道而逝者其勢甚易且其營求之之心不
舍晝夜即是離道而逝不舍晝夜者如水之就下

故曰如斯夫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前章其旨言離道背命不舍晝夜而此章乃周南始寤寐以求配命之旨其義正相反故相次以錄之也蓋周南所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者乃借幽閒之淑女以譬窈窕之天命欲人以其好色之心易以成好德之心寤寐求之晝夜不懈以成其德性實亦因其所有之性而道之所宜從也子夏曰賢賢易色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竝以是而言者也夫子憂學者未能服周南之所教故

言以歎之也此已下至篇終多勸勵之語蓋以實前顏子善誘人之言者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

覆一簣進吾往也簣土一籠也

此夫子於賢不肖竝勸其學脩之辭而前一章之言實與此章照應相成首尾故次于此譬如爲山者蓋以譬文贍行厲而殆乎成德者也未成一簣者言覆其一簣則成不覆其一簣則未成以譬得一善而踐之則爲成德不踐之則未爲成德易文言君子以成德爲行者其旨正與此同止吾止也

者言止而不踐之者誰豈非吾為之乎然則此為未能成其德者也譬如平地者蓋以譬學行未有素者也覆一簣者謂以其所見一善之微見之其行也進者進于德也吾往也者言雖一善之微而克行之者是為吾往而造于道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惰者謂任之所當成而付之在外也此章正見顏淵之喟然嘆卽是其好學好學亦唯是以其不惰為本也語之者謂夫子語之以道也其回也與者言他未見有之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此進止乃前章之進止也謂顏淵者蓋夫子於其死後歎惜之也見其進者言已能於平地上覆一簣後益務其覆簣而進也未見其止也者言其所為之山已致高大而顏子累加增進未嘗止也然則使顏子不早死其所成之高大其可限量乎哉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者穀之始生秀者漢武秋風歌云蘭有秀月令苦菜秀蓋木曰華草曰秀也成穀曰實
此夫子自以其教育後進譬農之植穀而以論人材難造如顏子則絕少其倫也苗者譬資質聰惠者也秀者譬文成其辨智也實者譬默識躬履成

其德也有矣夫者蓋徧閱其所嘗施教之門人以
疑其有所限也

○子曰後生可畏也焉知來者之不知今也四十五
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矣矣字從何晏本畏
者避其之所至而
思其為難
當之稱也

此乃夫子徧閱衆人以歎其無好學者因以待後
進少子之有能成者也可畏者言其成良材未可
預料也焉知來者之不知今者言今人皆以今為
極盛後必莫能如者妄已此未可知也四十五十
而無聞焉謂其學之年至四十五十而其名未為

人所傳稱也斯亦不足畏也已矣者言其所遂成
者必不能得如顏子之不可限量者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
無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
已矣法者準彼而以正於此之稱也從者定所趨於
其方而之焉之稱也異者容受而以爲彼之所
附麗之稱故曰異與也釋者尋其端所出而引其所
繼之之稱也兩之一律改之之之是外從與內未純
從之心相接連之處是也釋之之之是外面見其
性發見之處然其裏面尙未全入其緒者是也

此夫子訓後進以進德脩業之法也法語之言能
無從乎者言吾與門人言以法語告之則不能不
順從之也改之為貴者言天下之性應然而皆能

之故其人未足貴也但能以其所聞法語顧省其躬行誠改從之而後其人始可貴也異與之言能無說乎者言吾與門人言其人言善則吾異與焉異與焉則其人乃說於其言也釋之為貴者心說其異與則人皆能之故其人未足貴也但能以所說之性發見之處向其裏而尋繹其當可繼之緒然後其人始可貴也說而不繹從而不改乃所謂惰者也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者言凡學由乎已而不由乎人是故其人身既不勉之則雖夫子而無所可復施其教矣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改字與前應此係重出之文然君子教人之法不以如此則又不足以益其人矣編者欲以示為人師者使無所妄許可也故復出此以與前異與章補其義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帥將帥也三軍者上中下三軍也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則三軍之衆三萬七千五百人矣

此乃為前法語之章取照應者也夫以三萬七千五百人之衆守衛其所帥之一人則奪之至難矣雖然此是人所設立故可奪取之矣志者氣之帥猶三軍之有帥也然而匹夫之立其志也人不能

得而奪之者有天命存是故為難奪之物矣法語
之從巽與之說並皆緣聞人語而後乃生是心譬
猶為人所設立三軍之帥也不自立志則物將必
尋奪攘之矣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
與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
何足以臧緼泉著也袍者衣有著者緼袍衣之賤者
也狐貉裘之貴者也不伎不求二句詩邶
風雄雉篇中語伎者心猜疑於物之隱衷之稱求者
願得其物而以從其事之稱臧者執事順成之稱也
此夫子羨子路能尚志不復顧外之行也人皆務
外飾而不事脩內故終不能立其志成其德已唯

子路學在脩內而不事外飾蓋夫子顏子之言譬
如衣狐貉者矣而子路有時未達其旨則進陳已
所知者不復憚耻譬猶衣弊緼袍與衣狐貉者立
而不耻者也引詩之意言子路不以衣狐貉者介
於其意不伎也不求衣狐貉而後與之俱立不求
也蓋亦殫已所有而已苟能如此則有何物可謂
用不可臧其事者哉故曰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
之者子路聞夫子之稱之而欲終身誦此詩以不
怠也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者言不伎不求固為
詩人所勸之道然此其道之於子路也是固其性

質之所能已縱乃終身守其道其亦不過如舊常則有何物足以稱之臧者乎蓋欲使子路之志尚不止於此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彫者謂枝葉變衰也歲字為句

此亦勉人之言歲寒以譬有衆人不能行之事之時也松栢以譬君子也言平常無事之時坦夷易為之行則君子與衆人無以別其德獨至窮險孤苦之際用力甚難之行衆人所不能為者而後始見君子之操行貞固而凡庸瞠乎其後矣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惑憂懼解並見前勇者內

持所克達而行不為外物撓屈者也

此惑憂懼即前章歲寒之謂知者不惑言智者內外透徹見無不知善惡分明斷然立決也仁者不憂言仁者至道自行動無不順安然有定物欲不牽也勇者不懼者言內決然而外行之不復見其難也子路不伎不求近乎不懼乃衆人之所不能與適蓋以其尙志勝也博文約禮乃又子路之所未能與顏子與立者故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可與立未可與權適者取所體於其處之稱也權者物從我之所懸空取當而以定之也之稱也

此夫子言學者材質有高下不同也共學者謂與其人共學一經之文也未可與適道者言雖共學其文其必有志之士而後悅其道以適從之矣如几劣庸材厭惡其道而遠避之也未可與立者言雖悅其道而執之不誠則靜言庸違憂懼不免屢復旋回終難強立若此者亦是中人以下多有之故曰未可與立也未可與權者蓋道有變有通執一而究守常不變者亦偏于道之一隅者耳而或

有介然固執不知其當釋之者而自以為莫復尚焉夫子欲解其惑故此示善權者為最上矣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空是遠而子曰未

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詩逸詩唐棣郝敬云即棠棣俗呼棠梨梨甘者曰棠澁者曰杜

好生道旁本草云團葉弱蒂微風大搖花同蒂十餘朵開則命併各盡外向實子味澁故名杜杜寒也澁也澁而多刺故詩以杜杜比無兄弟即棣也梨甘而枝條稠順故詩詠棠棣比兄弟相親也按詩中名物後人往往穿鑿附會千載之後物雜名訛是非難究今姑從郝而已偏者違其中央傾任一方之稱也

此夫子言之以勉前未可與之人也言唐棣之華本自密比而偏者乃其華相反不復密比此詩人欲以形容生下辭者之情狀借此以發之也豈不

爾思室是遠而者蓋始共其事而後乃離披分朕者之辭也我豈不爾思乎思之亦甚已然唯以爾室是遠故難以至從也夫子引此詩者乃又以彼與共者譬之唐棣之華以偏其反而擬其未可與共之情也故卒斷之日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言彼未可與共之人乃亦各止於其地位而日非吾不欲至於彼而材質之所限不可及也然是乃其實不欲至彼之人故其言如此已不則彼可與與不可與本自以相密比為其質而非相遠者也未之思也夫者蓋疑之之辭也

鄉黨第十

此篇記夫子之威儀狀貌以備盡其文德溫籍之形容蓋亦欲人思之以得焉者也凡十七章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蹀躞如也與與如也恂恂者循循也便者自由之貌侃侃者交言主已得曲審之貌誾誾者言事周詳不敢忽略之貌蹀躞如者不敢自安之貌與與者知其之所至而不敢必其然之意也宗廟者諸侯五廟每廟各有其所出之族以宗之故日宗廟也朝廷者諸侯三朝日外朝日中朝日內朝外朝在大門之外中朝即詢事之朝在中門之外內朝即路寢之朝在內門之外

此記孔子在國在鄉言語之節也。鄉黨者，父兄宗族之所同在，恂恂如者，夫子敬父兄長者，父兄長者所欲則問之，述之，父兄長者所不欲則不言之。是以每視父兄長者之意之所嚮，而不敢自專，故似不能言者。爾宗廟朝廷者，乃士君子服政勤職，發慮出謀所當事事之地。夫子毅然當任，當言則言，然其所言之，唯不敢妄發，縱出故曰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以下，乃記隨其所耦高下，而其便便唯謹之間，其氣象更又有別也。下大夫分卑，且夫子嘗為太司寇，是為同列，即其言語應對之間亦

是非直指，可否明辨，視其人如有與我相待，然故曰侃侃如也。上大夫卿也，卿位尊，夫子不敢視之，為其心如有待我，故其言是非必委婉而以出之，辨可否必曲順而以發之也。君在，踧踖如也者，夫子敬其君上，若朝遇君在，則為君尊所厭，故其顏色容貌皆不敢安舒，譬如在地而不見容者，然也。與與如者，雖有所是非，可否而皆未敢自意決，以重其君也。凡鄉國言語之氣象，隨地不同者，即前篇未子所謂權者也。

○君召使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其

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顧者主君所使迎賓者也勃如者任所不可當而為之動氣也氣動故色變勃如也躡者來致之而多所止之貌按聘禮賓至大門外北向立介序立于賓前東向主出大門外南面立擯序立于主前西向末擯與末介對各以次傳辭通主賓之意然後主賓相見愚按此云君召使擯蓋賓至君俄召孔子於眾臣之中命之使迎賓也按晉語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叔向命召行人子貞行人子朱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貞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盼也欲子貞之對客也此召使擯即亦君欲孔子之迎賓也推手曰揖襜爾雅云衣蔽前謂襜車帷曰襜言衣前後如瞻帷無不動也直前疾進曰趨翼者方欲往至彼而自持內以致之之稱

此為君為擯之容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者起敬見于顏色也足躡如也者其就迎賓衆擯之中之時

足進之之容不敢亟進也揖所與立謂所與並者郝敬曰時夫子為次擯居中左則傳君言往揖下人左其手也右則傳賓言復揖上人右其手也以兩手推向左右身不搖拽故前後衣襜如整齊也主賓既交主延賓入凡門外擯介在賓主前入則隨賓主後介隨賓後擯隨主後入供事也所立處相去遠故進必趨此說甚佳翼如者言不因急其步而徇外忌內也記云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是也禮賓過主君送出門外必再拜賓避去君命擯送反告賓不顧以告畢其禮也此以見夫子氣

平體和以能不致因急遽而成威儀之不整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

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

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

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蹠路如也諸侯三門曰庫門

工記應門二徹三介轍轍也一車二轍其間寬六尺

六寸三介三車共寬一丈九尺八寸也鞠者推迫其

多以窮至其一一之稱也躬者指身軀中所有包持物

而言也門兩旁植木曰棖兩屏合處置楹室扉曰闕

闕居中往來出人由左右棖闕之間君出入由左臣

民出入由右闕門限位者過大門內君之虛位曰宗

君有禮事如求神迎賓省牲器之類常宁立于此一

日著禮臣見君拜堂下君命升乃升諸侯堂高七尺

每尺一等升則以手收攝裳下邊避足升也凡衣裳

下邊日齊屏猶藏也一呼一吸日息出自堂出也降

置足不安之意也

此記夫子入朝之容也入公門鞠躬如者言夫子

入公門嚴敬之至其容貌極恭視瞻專一如當

於狹隘而進者也不容者言其聳肅之至殆如

冒進於狹隘不相容之地也立不中門者蓋傍

左右棖闕而不敢當棖闕中央蓋不敢自尊大也

不履闕者出入不踐踏闕蓋闕非為履之之設也

過位者君雖不在夫子過之必敬門堂日塾群臣

入者于此會集熟思然後入方過位之時或有因

下階也等階級也逞者舒發屈者之稱也怡者情赴
從物之所通而以暢爽之稱也沒階下盡階也趨疾
行就位也蹠蹠者
置足不安之意也

此而言者亦以敬其位之故不敢專意盡其言故似不足者也既升堂去君甚近故恐其氣息之觸君不敬故藏氣斂息似不息也出堂降階纔降一等則逞發顏色怡怡如也既而沒階則趨以就堂下序立之位踧踏者復見當立之位而內又不敢自足故置足如不安也夫子入公門以敬為主而

又每應事接物變曲中節所謂周旋中禮又所謂從容中道者非聖人則不能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聘禮記云上介

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下堂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衆介北面踰焉私覲愉愉焉出如舒雁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按記所言與此章及前章所記正同足以相發者蓋逞顏色者乃發氣也沒階趨乃再三舉足又趨者蓋本經記略也如不勝者如恐失之也享禮有容色者及享發氣盈容也且前章入公門主敬也升堂攝齊主慎也學者當併考以見其義矣圭者天子分封諸侯則削玉為圭頒以為瑞節朝覲會同則執以為信必知此為聘問者盟會則兩君親見親執圭大夫無私覲有私覲且言夫子執圭是知聘問也執圭謂在本國始承命受圭比至隣國奉圭致命于主君將歸主君使人還玉皆使臣親受執以授上介與賈人櫃而藏之也如不勝如重也曲禮云執圭器執輕如不克是也上如揖謂以左手在圭上拱護之下如授謂以右手在圭下承送之上尚通曲禮云操幣圭璧尚左手拱抱日揖承送日授聘禮云授如爭承下如送是也戰色懼容也足縮縮不敢縱步也如有循如循物而行玉藻手足毋矜圈豚

行不舉足曲禮云執玉不趨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王藻云執玉舉前曳踵即皆謂是也享獻也丰璋璧琮皮馬之屬列于庭下所謂庭實也私禮惟束錦來馬儷皮之類無玉詳聘禮愉愉如者得彼之意而深好之之貌覲者見君也

此記夫子為君聘享鄰國之容也執圭鞠躬如也者敬之至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者執主器慎也勃如戰色者色如戰慄也足縮縮如有循者防或蹶也使臣既執玉登堂致命于主君主君親授玉然後從享禮容色乃登氣盈容也既享禮公事畢最後使臣以私禮見愉愉如者展私好也聘禮為正享禮次之私覲又次之敬為始和為終享禮

自敬之和之中也

○君子不以紺緌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褻衣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齊必有明衣布

出字下一有之字非是皇本何本無今從之赤色由赤入黑日紺蓋赤色黑者考工記三入為纁五入為緌七入為緇玄在緌緇之間褻服小衣也絺綌葛也精日絺粗日絡袗單也凡禮衣皆單當暑亦單在外日表出蓋出門適他也以其為眾所瞻視恐獨異故表而出也皮上加單衣日褌即禮衣也又有襲裘乃裘上自有表外又加禮衣者是也緇黑也緇衣即朝服之禮衣內以羔皮為裘羔黑色羊也麤麤通鹿子也凡小獸皮毛多蒼素狐色黃襲裘燕居之裘也袂袖口

也必有寢衣當是錯簡宜移之明衣布下狐貉獸名
 貉猶通狐屬毛厚而溫佩備也佩之帶間也玉藻云
 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自天子
 至士皆佩玉以象德也孔子佩象環五寸皆所謂德
 佩也後人或有不佩韋佩弦以為戒者蓋亦德佩之遺
 意矣又內則男女佩紛悅刀鱗礪管之類所謂事佩
 也惟裳禮服之下裳即端屬用正幅連續如帷近要
 處裳積使狹今之裙也他裳則必殺每幅斜割倒合
 如添衣篇云要半下齊倍要以為私服不用全幅者
 省費也問喪曰吊始死主人未成服未可遽用弔服
 但小變其吉服而牲檀弓云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
 若成服後弔則各有當用之衰服矣吉日月朝也朝
 日月相比相得以成一月之始故謂之吉也朝服緇
 衣也即玄端凡吉禮衣色皆尚玄纁朝君于國朝祖
 考于家必著之故亦稱朝服明衣齊明之衣交神明
 者或曰齋時沐浴則著之用布不用帛尚質也至敬
 無文不言色承上亦玄也玉藻云玄冠用組纓諸侯
 之齋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齋冠也玄冠則玄衣可
 知文王世子云疾則世子親齋玄而養是齋衣皆玄
 也必有寢衣者言齋已有衣則其寢亦必別設衣被

以別之也

此章記夫子衣服之禮緇緇玄緇黑赤天地之盛
 色朝祭正服多用之故不敢以為衣之緣紅紫艷
 麗近嫉媚故不以為襲服也當暑衫絺綌必表而
 出者衣以與時令協為正也緇衣羔裘之類皆取
 其色之稱衣也襲裘長短右袂者襲裘燕居之裘
 也長欲其溫也右袂略短便作事也長一身有半
 以覆足也狐貉之厚以居者于燕居宜也去喪平
 居無凶喪也居喪者之心當絕其與他事相涉之
 意故去諸佩也非帷裳必殺之者從儉也羔裘玄

冠不以吊者嫌似不體恤人之喪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者言其服色必從其正也必有明衣布者以備沐浴之用也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饁而餽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也膾細切肉也飯羹日精膾美日細厭猶嫌饁者傷熱也餽謂齎閉以致奠也魚爛自內出日餒肉腐自

外入日敗色臭惡皆謂魚肉也飪者火氣亨達以成熟物之稱凡肉細剉漬以鹽醢皆可為醬古醬即不一以和肉各有宜如肉則云濡鷄醢醬實藜濡魚卵醬實藜魚膾芥醬之類是也量者所入物有限額而以定之之稱也沽者賣也肉切而乾之曰脯薑氣味辛香食後借辛香之味以散食氣也宿過夜也疏麤也蔬食脫粟之飯也菜羹煮菜和米屑為羹古人飯必有羹以肉滑和菜此以菜和米汁也瓜蓋必字誤也

此章記夫子飲食之禮齊必變食者變常食也如不飲酒不茹葷之類以潔其氣也居致齊三日居于內也遷坐坐易常處也如不宿于內之類以易其心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者食精則味淳可以益入膾細則易消化可以不傷人故不以爲貪奢

也。食體已下，不食之類，並皆恐其傷人，也不時不食，謂凡食品不當宜食之時，則雖有不食也。割不正者，肉割處不正，恐其肉已腐爛矣。故不食也。不以其醬，不食者，謂醬與所食肉不相宜，則不以其醬和之，恐傷人也。非惡不備之謂，人之元氣資穀以養，肉味輔之，肉氣勝則滯，穀氣故肉之品多，不使勝穀也。惟酒無量者，言飯肉並皆有量，限惟酒無限，以不及亂儀為度也。沽賣之酒，市肆之脯，皆或不潔，故皆不食。薑以散食氣，不與饌同撤也。不多食，言亦不多食也。祭於公，謂助祭於公家所賜

胙肉腥，則烹而薦之，熟則先嘗而須之，不過夜也。祭肉謂家廟祭肉，祭畢輒須，大約不得出三日。出三日，則人不食，申言所以不出之故。蓋肉至三日，必敗。古者夏祭不殺，以敗尤不待三日矣。食不語，謂方舍饋時不與人交語，蓋失容且妨哽噎也。寢不言，不自言，寢自言，失悔息之常也。古人祭食，祭始為食者，蓋不忘本也。故雖蔬食菜羹，必祭之。齊如者，言其恭敬之意，如居齊之時也。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席，筵席。古者坐則布

席當戶牖，與宮室同向。南向，北向，以西為上，東向西向，以南為上，皆謂之正。然此云正者，謂身與席正也。

鄉人尚齒杖者老人以杖自扶也禮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

此記夫子坐席之禮席不正非必欲席之正向也雖隅坐亦必席與身相應也鄉人飲酒即鄉飲酒或射或賓興或蜡或尋常燕集也夫子進止視長者出則隨出不先不後也

○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儻者恐其氣之來有害而內自驅除之名也凡陰慝之氣勝則為鬼人眾喧闐則陽盛陰滅月余歲有三儻惟夏不儻以陽氣正中也季春國儻天子諸侯行之陽氣方遂慮有伏陰聚眾喧闐遂使和氣充春陽畢達也仲秋陰氣尚微天子為陽主儻以逐秋氣不及國與天下也季冬陰氣方盛天子乃命天下大儻以逐寒氣周禮方相氏狂夫四人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驅疫鬼禳穉叫號比戶蒐索者是也

此承前飲酒記夫子待鄉人之禮也鄉人儻則夫子之家亦預其所逐氣之戶列而鄉人之所行又鬼神之事矣夫子敬其事而又賓鄉人故朝服立阼階以迎之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問猶遺也詩云雜佩以問之凡問人者必有以遺之

送使者行再拜之乃為所問之人非拜使者也亦乃夫子敬幽之意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日丘未達不敢嘗饋者送致物以承之

其闕之稱也康子魯大夫按此當是夫子以哀公十四年自衛反魯後之事則夫子年將七十矣此于

國為元老雖朋友之饋車馬不拜而康子以新進大夫饋藥夫子輒以尊者禮之敬其為時宰執政亦見陽貨之意云爾

季康子使人饋藥夫子拜而受之者不敢忤來意也未達者言未達知其藥之所以為良也不敢嘗以情實告也此章亦夫子不欺人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馬室曰廐焚者謂物之體延火而燒也

廐焚蓋夫子之家廐誤燒也退朝自公朝退也廐焚則馬傷為必有之事而倉卒間唯問傷人不問馬者蓋貴人賤畜然此亦夫子平日愛人之至誠也

至於此偶然發露見之者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

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

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賜食有祭不祭之別禮餽餘不以祭豆間之祭

則有之不以薦也腥生肉也生牲也祭祭豆間也禮允食必祭實主敵則實先祭臣不敢祭而先飯疾者恒寢北牖下君臨視移置南牖下使君南面視已首必向東玉藻曰居恒當戶寢恒東首然擬曲禮請何趾則似不必恒然且恒東首則本書何於君臨視疾之下特別記之恐玉藻之說誤也

此先嘗之與前不嘗相反映以見夫子事君之敬之迥別也賜腥以下因逐便以附見其事君之禮也君賜食賜所食之餘也先嘗嘗後頒賜也必正

席敬君賜也君賜腥是非熟非餒必熟之以薦祖
考榮君賜也不先嘗薦而後嘗也賜生畜之仁君
賜也侍食於君陪食君側也先飯者不敢祭也疾
君視之東首者不敢以足向尊者所來入之戶也
加朝服于身拖大帶于上如平時見君然君召往
不俟駕大夫不徒行而亟趨故不待駕行矣

○入大廟每事問大廟君始祖廟入入助祭也儀文器數必詳問之也

此記夫子敬國典謹慎之至也詳又見於八佾篇
而此乃承上敬君之義而附見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

肉不拜人死既棺斂則為坎西階上塗柩其中以待葬日殯庶人死三月而後殯三月而後葬

此不拜饋與拜康子之饋反映以錄之因以見夫
子與朋友交之義無所歸謂客死者曰於我殯者
初死所親遠未至故代為殯也若所親無入則亦
於我葬矣編者先錄此者以先見其事大者而以
推之令後文細事之義自發見也朋友死生患難
相救助故有通財之義不拜者視所饋之車馬以
為此其常義所通之財是故不拜也必拜祭肉者
重朋友之祖考又重其禮是故拜也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蓍

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尸者神魂所去之餘骸稱曰親狎褻謂私居式者車上之禮謂憑軾致敬也郝敬曰魚版即凶服以麤麻布一幅綴當背曰負版當胸曰衰喪服記云衰長六寸博四寸負廣出于適寸是也愚按五服皆凶有負版者為大喪盛饌上凶服者式之當是古語而記者觀夫子之所式而以見其義也盛饌郝敬云非大燕饗而盛陳飲食必變色以示不安也聖人崇儉無故不殺盛饌非時故變色也作不坐也少儀云飲酒者有折俎則不坐鄉飲酒云主人請坐于賓賓辭以俎主人請徹俎而後脫屣升坐今盛饌是折俎也故不坐此說有據當從迅者急疾而過至之稱烈猛也

此章皆從無意處窺見聖人周旋中禮而雜舉其事也不尸者言雖寢而亦必使神存其中也居不

容者燕居隨身使不必整容也見齊衰者蓋見可哀則忘狎見可敬則忘褻也以貌者為之改貌也見凶服者式之者蓋夫子嘗式負版者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者不敢安坐以亨其盛禮也迅雷風烈皆天之怒氣聖人心常存敬天今見其怒則不得不為之變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升車自後升有索挽之曰綏御者先升以綏授尊者尊者將升待綏則少立立則必正正立乃執綏此承前式之因記夫子升車在車之容也升車執綏斯須之頃而從容整服所以為周旋中禮也不

內顧疾言親指皆自得之容蓋有所疑則內顧有所怒于中則疾言有所冀于前則親指車中高大夫乘車衆之所瞻視恐以驚惑人也蓋亦慎也

○邑斯舉矣翔而後集矣日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上二句蓋逸詩言山梁雌雉之事也舉者舉身而起也翔者擬其所集之處而以作體之稱也山梁山溪之梁上也共供同鼻審氣日嗅作起立以示不安也

詩意言雉在山梁者見人逐之之貌色而舉起矣其已舉則當還下而復集於梁矣然而其亦必待其翔飛而後得集不翔則不能旋集也翔飛之時

其勢稍緩人能乘其翔飛之時戈之則獲矣故曰時哉時哉夫子讀詩歎之蓋以喻觀人德之法也編者錄之於此者蓋亦欲使讀者以窺見夫子之盛德於其燕居從容振飾欲弛之時也子路共之以下乃以夫子之三嗅足以見其所歎之肯故附見也子路聞夫子之歎謂夫子思食雌雉乃弋獲烹供而夫子固不為思食而發之故但三嗅其氣而作其意蓋謂雉唯以其翔飛之舒緩見弋獲子路共之猶以傲已也此食其肉則非其旨故三嗅而其所共之猶之盛饌故復為之起立也

